

王焱 編

# 日本漢文學百家集 1



YSP  
北京燕山出版社

王焱 主編

日本漢文學百家集  
1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日本汉文学百家集 / 王焱编. -- 北京: 北京燕山出版社, 2019.2

ISBN 978-7-5402-5349-3

I. ①日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汉诗—古典诗歌—诗集—日本②汉语—古典散文—散文集—日本 IV.

① I313.1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72482 号

ISBN 978-7-5402-5349-3



## 日本汉文学百家集

主 编 王 焱

责任编辑 刘朝霞

封面设计 吴宝祥

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有限公司

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东铁营苇子坑路 138 号

邮 编 100079

电话传真 86-10-63587071 (总编室)

印 刷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\*1092 1/16

字 数 118976 千字

印 张 14872

版 别 2019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 S B N 978-7-5402-5349-3

定 价 432000.00 元 (全 469 册)

版权所有盗版必究

時地雖相異 詩心今古同

日本漢文學百年紀念  
序

葉嘉瑩于燕京學舍

## 《日本漢文學百家集》序

漢詩者，非吾華人而以漢文所爲詩也。若夫漢文六書，運四體二用之長，得陰陽平衡之理，聲有平仄，形則嚴整，意能微妙。故發而爲詩，吟詠情志，娛怡耳目，靡不稱善，誠美文之冠冕也。吾華詩教，所謂源遠而流長者，餘風所被，四裔咸遵，如東瀛、朝鮮、安南，自來皆以漢詩爲文學之大雅。

當吾華唐宋之際，詩學大興，時東瀛值奈良、平安朝，海舶頻來，詩教亦以東漸。後其地儒學並興，載道之文亦寢起，自至尊、王子以下，四島諸侯、五山僧侶，好之樂之者甚衆，右文之風，於斯爲盛。慨自明治以還，舉國以歐化爲務，漢詩文遂不復舊觀。雖然，其抗流俗而獨行者，必真好古有識之士。

故名作家如夏目漱石，雖以小說著稱於世，而性耽漢詩，以爲醫俗之藥；尤可貴者，則邇來漢詩文名家，率多學界通人，如森槐南、內藤湖南、鈴木虎雄、吉川幸次郎輩，與吾華學人詩簡往還，洵無愧色。業師迦陵先生畢生以傳播詩教爲職志，嘗謂東瀛詩教之遺風猶在，若俳句和歌、百人一首，乃至漢詩吟誦與創作，皆有可觀。持較今之禹域，吾人可不深思哉！

予好詩而眼界未廣，於域外漢詩初未措意，及攻讀博士，偶見日人井上哲、金井雄題贈潘蘭史之作，遂不免好奇，稍作留心，亦僅嘗一嚮而已。曩者曲園先生輯《東瀛詩選》，流播至今，頗廣聞見。而吾友王君，近年以來更窮蒐博采，輯爲《日本漢文學百家集》，是編兼收詩文，自諸家別集以至歷代總集，幾於囊括無遺，煌煌近五百巨冊，誠突過前賢遠矣。今將付梓，命序於予，予方覘子目，已驚其淵雅，而掩卷之餘，復感中日國文之糾葛，與夫文運之廢興，慨然不能自己，乃勉作此序，並贅以詩云：

太息文章有護持，海天存此一編詩。  
維新豈必分歐亞，希古何由辨夏夷。  
痛定宜思刀與菊，心平真望劍爲犁。  
書生事業今猶在，大雅重光或可期。

徐福仙蹤海外留，斯文郁郁尚從周。  
詩能流播天無忌，書未焚藏道可求。  
青史恩仇期一泯，黃人福慧好雙修。  
古今恨事知多少，心力區區莫浪投。

倉頡昔造文，開闢動神鬼。六書信有靈，點劃蘊玄理。  
組合變化間，推演出衆體。方寸納宇宙，玄妙乃至此。  
是謂道之初，是亦教之始。遂令鄉野人，今猶敬字紙。  
天人感在心，發言類在邇。饑者歌其食，勞者拊其髀。  
聲息間低昂，情思雜莊俚。或作正而葩，或能麗且偉。  
誦則吐芬芳，吟若合宮徵。口吻自然成，天籟尤卓爾。  
其後象教興，梵唄得參比。四聲秘乃傳，攤掌猶可指。  
甚者嚴八病，審音協頭尾。格律轉益精，今古並雙軌。  
陳情欲其真，修辭欲其綺。文質各彬彬，莫能測行止。  
海東望三山，茫茫間一水。日出五雲生，道是神仙邸。  
秦皇遣徐福，委曲行萬里。消息没千年，塵世入新紀。

開科重詩賦，布衣拾金紫。號有佛聖仙，人稱王杜李。  
何期見番舶，逶迤自東抵。借問客爲誰，自云遣唐使。  
同種亦同文，問政還習禮。歸來心躍躍，發墨開詩史。  
奈良迄平安，差與唐宋擬。居然傳印可，風教由此啓。  
王侯興自高，沙門才足倚。一好而衆行，斯文稱斐斐。  
揭來厓山哀，險絕華夏祀。歷歷元明清，九世仇難弭。  
嗟爾西風烈，東亞咸披靡。時俗尚新奇，百法步歐美。  
誰令黃種人，不復言祖禰。遂教先聖道，能張未能弛。  
群兒類厚今，尚古受詬恥。大雅等醜陳，文心枯欲死。  
狂夫縱高談，鯁生矜薄技。好龍多葉公，畫虎得獬子。  
何幸睹鴻編，展卷訝不已。今人對古人，初如在尺咫。

家數尚班班，風騷略窺旨。他山石有棱，琢玉堪礪砥。  
願將武士魂，洗換詩人體。願共度劫波，揖讓爲兄弟。  
何當樂大同，前路歎迢遞。世有真詩人，莫笑徒憂杞。

戊戌歲暮鄂東汪夢川於津門南開園

## 《日本漢文學百家集》序

夫詩文者，人之情性因語而盡之者也。然余每觀本朝古人所作，竊惑焉。

散體敘事之文猶可，而詞章徒寫風月花鳥之態，老生常語，紛紛滿紙，專乎賦，疏乎興，不切情性者衆矣。至若違格律，誤用方言，文義難通者，余惟爲尊者諱之耳。海東瑞穗之邦，豐原八洲，四面環海，而周公天地之中，去此甚遠，禮俗大異，民風不同，矧伊言語乎。

太古之世，刻木結繩，應神天皇十六年春二月，百濟博士王仁來朝，國人始知漢籍。後弘文皇帝天姿英邁，居春宮時，獻《侍宴》一首，大雅正聲，乃開先路，寧樂平安之世，使節往來，文風鬱起，而比諸《萬葉》及清紫赤染之筆，豈得無遜色乎。佳者十之一二也。五山詩僧，出入元明之朝，今讀二三

首，語妙意深，殆中土之人，然讀全集，用一律於千篇，雞卵同形，彼此難分，若比諸藤定家、卜兼好之文，未能陵焉，佳者十之三四也。斯蓋異域之語，不能熟於方寸，偶有所感，亦言不盡意，心憤憤而口悻悻，無可奈何。又其所法，效白樂天則舉國皆然，習蘇黃則萬人雷同，相似則自誇之，實未能及。譬如山歌村笛，自有所宜，強奏陽春白雪，非天然之音而僞也。偶或足觀者，黃金燦爛，亦淘諸泥沙，常苦寡耳。情性之文，誠不易也哉。德川氏承亂世之後，偃武修文，民樂其生，此時明德將謝，中原已陷，遺民絕海而來，國人師焉，遂翰墨之法，鴻漸於陸，見其進也，未見其止也。或護園之徒，鼓吹古文辭，或竹堤、玉池，標榜性靈，或黃葉夕陽，山紫水明，各揮其才；或咸宜園中，弟子三千。

爰逮明治之聖代，舊邦維新，清韓雅客，踵武響臻，唱和不絕，遂小人道消，濫竽者盡逃焉。三島中洲、川田甕江、重野成齋等，古文巨筆，語勢雄奇，氣

薄雲天；又二森，國分青崖，土屋竹雨等，皆蓄盛藻，興寄高遠，誠適麗之辭也。我蜻洲文苑，卓絕之材，鳳舉龍翔，亦前世所無之，可冠青史也。斯時之士，何能爾耶？善乎菅相之言曰：和魂漢才。魂之與才學，猶人之骨肉也。曰東之國，山遠海曠，林深泉潔，內含英靈，凝之而成東人之粹氣者，是其骨也。孔孟朱王之道，李杜蘇黃之詩，韓柳方姚之文，得而學之，深熟乎心，猶探諸囊中，是其肉也。骨與肉，豈可支離乎。合而生，割而死，此乃魂和而才漢，不可暫分。彼善用語者，情性所赴，人焉廋哉，故亦心法也。如賴子成、廣瀨吉甫、森槐南、夏目漱石，皆感之所震，直吐而舒之，無遺焉爾。心之與語，融而如一，能視所見而言之，聽所聞而言之。故其所詠者，非泰山而蓮嶽，非洞庭而淡海，非羅浮山而芳野，非崖山而壇浦，排虛充實，展盡筆力，遊刃有餘，或雅健，或精致，託其風景，探其史事，而東人情懷，自成漢字之文，亦非漢而必和也。靈均香草，靖節田園，康樂山水，岑嘉州邊塞，各因所居風土

而作焉；子建奇高，叔夜幽憤，青蓮飄逸，子美憂國，孟寒賈瘦，各緣所稟而作焉，皆切於己，是以詩史而兼心史也。東海之文，彼其所至者亦如是耳，能以所志言之，情性可見，若入其境而接其人也。余今觀百家集作者之名，不能無感。

余之外族，本菅原氏，繫天神穗靈，中古出菅丞相及菅三品，世以文事立朝。建武間，盡忠朝家，敗於竹下之戰，流離江湖，改氏曰萱沼，農商爲業，而好雅事，外王母誦漢詩而常樂，兒孫環坐而聽之。余亦少嗜六朝唐宋之詩，年甫十五，師事石川岳堂，學詞章之法。岳堂師平紫陽，紫陽師竹添漸卿，漸卿師其父笥園，笥園遊於咸宜園，師廣瀨淡窗及其弟旭莊，二氏馳名天下，如賴山陽、梁公圖、田君彝，皆友焉。余之不敏，生於季葉，居斯學之末流，惟恐墜先人之緒，安能無感哉。

平成三十一年正月一日甲州鶴縣早川太基序

## 出版說明

中國漢語文學是世界文學史上最悠久的文學傳統之一，無論歷史之綿長，作者、作品數量之衆多，都遠遠超過其他傳統。除了我們所熟知的本土作品外，中國古典文學在朝鮮半島、日本等地區都有可觀的成就。據文獻記載，日本在秦漢時期就與中國有零星接觸，公元七世紀初，即日本推古天皇十五年（六〇七），日本向中國派出首批使者，開啓了兩國正式的外交。此後，從七世紀直到二十世紀初，即從初唐一直到晚清，日本的漢文學孕育發生，成長壯大，成爲域外漢文學的大宗。

日本漢文學在一千三百多年的歷史中，經過王朝時期（六四六—一一九二）、五山時期（一一九三—一六〇二）、江戸時期（一六〇三—一八六八）、明治維新（一八六八年以後）等幾個不同的階段。

王朝初期，日本在接受唐朝律令、佛教文化的同時，也接觸到唐代文學。一般認為日本漢文學史上的第一個作者為大友皇子（六四八—六七二），他的《述懷詩》保存於日本第一部漢詩選集《懷風藻》，該書編定於公元七五一年，甚至比日本的和歌總集《萬葉集》成書更早。大友皇子以後，嵯峨天皇（八〇九—八二三年在位）也是漢詩的愛好者，他授命編輯了《凌雲集》《文華秀麗集》等漢詩選集，集中所錄多為貴族作品，多奉和之作，詩風猶有齊梁餘韻。嵯峨天皇本人尤為欣賞白居易，稍後的大詩人菅原道真（八四五—九〇三）也以學白居易著名，其名篇《路遇白頭翁》，程千帆先生以為『措意遣詞，皆得白法』。白居易作品在日本一直受到很多人的喜愛，這種風氣延續到十一世紀，甚至清少納言、紫式部等都受到白氏作品的影響。

公元九世紀後期，日本終止派遣遣唐使，隨著與中國文化母體的隔絕，日本的漢文學創作轉入低谷。十三世紀初，日本皇室衰微，武士跋扈，政權轉

移到幕府手中，漢文學創作的重心也轉移至由幕府支持的『五山十刹』。『五山十刹』是指在天皇居住的京都和武士開府的鎌倉的幾座大寺，外加京都南禪寺，共十一座寺院，其中京都五寺尤為漢學重鎮。五山僧人除了研習佛法，也講授漢詩文創作技巧，流傳至今者尚有韓文、杜詩、蘇詩等講義，其趣味與之前的王朝時期迥乎不同。在五山僧人的創作群體中，虎關師煉（一二七八—一三四六）被稱為『五山文學之祖』，他非常重視韓愈之文，嘗讀《進學解》，『掩卷歎息』，以為古書上說『泰山北斗之句』也不過如此，并仿《原道》作《原嗔》、《原寬》等篇。五山時期四百餘年，以義堂周信（一三二五—一三八八）、絕海中津（一三三六—一四〇五）的創作成就為最高，二人合稱雙璧，并為臨濟宗，又同出土佐高岡郡，有鄉邦之誼。絕海中津曾經遊歷中國，廣參宿學，并于洪武初年謁見太祖朱元璋，相互有和詩。另外值得一提的，五山時期的僧人在研習漢文學的同時，也注重刊刻漢籍，由於刊刻精良，新刊本與其所從出